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三

舉糾漕運官狀正德五年

邵寶

臣謹題為奉命催儹糧船舉大義以糾運官事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濟寧州地方被大彩流賊燒燬糧船臣仰思國計不勝驚愕除具題處置外參看得漕運官軍値此流賊有不能不避之勢有不容不敵之義有不當不用之法有不可不體之情必酌于此而行之此朝廷

不得不舉之事臣愚不敢不言之職也蓋此賊嘯聚人衆馳突數千里内攻城掠野莫有攖其鋒者顧此運軍固非其敵此所謂不能不避之勢也但軍至十萬之衆既有都御史總兵叅將為統制又有把總都指揮等官分領之又有指揮千百户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則有衛行則有次導前距後儼然行師之規為各官者僭爵食禄孰無是分尊君親上孰無是心死衆死制孰無是責此所謂不容不敵之義也今或圖便以先或偷安

而後遂致卒伍乖方紀律失序軍不足道未聞何官以智而全何官以勇而傷何官以義而死慌忙披靡實與建置軍運之初意不副即令山東等處被賊攻圍失事地方自府州縣至守巡兵備巡撫等官現蒙差官查勘論罪臣愚竊謂漕運都御史總兵參將體同巡撫把總都指揮等官體同藩臬指揮千百戶等官體同守令以此較彼其罪惟均倘以力之不敵縱而不問則何所懲以為他日責成之地哉此所謂不當不用之法也然各

處兑運軍船到遲則罪在軍民糧納遲則罪在民若水旱災傷奏報失時以致派谿相戾則罪在有司官吏向者漕運衙門雖經議准立法稽查緣地遠時促卒之罪可無歸人不知警況各處衛所軍無完伍船無完具料無完價口無完糧身無完衣棄遠父母妻子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加以繁科重斂叢于一身如此而責其死力可乎此所謂不可不體之情也臣待罪計司奉命督運惟玆事關朝廷竊有所見不敢不言如蒙敕部院大臣

詳議其是行移新任總督將把總等官逐一查勘職名并失事實跡明白的確照例于運事畢日拏問治罪總兵參將任大責重亦合請命行法庶幾分義昭明政令振肅自是厥後雖有玩心不敢復作仍敕本部每年例差監兌官員務選精鍊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係軍職行漕運衙門係民職行各該廵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落不許視為泛常

苟且塞責其軍伍船料衣糧鈌少及一應科斂宿獘明詔各該衙門速為處置嚴加禁約使上下相安遷善遠罪漸復漕規之舊天下幸甚　奏入帝從之

獻納愚忠疏

羅欽順

臣惟事君之義以獻納為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一曰修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窺天意其眷佑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陛下既

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
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修其德而已夫孝奉九廟敬
事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
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盛德高于千古
天眷申于萬年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
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祖宗躬勤聽
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
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次奏事皆有定規

臣嘗伏讀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又嘗伏讀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潔具服拜天謁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名而訪問商搉臣惟此皆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

職役者皆得以盡亹亹之勤于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
朝集之員鑾方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穆穆之容于
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決大政未安即乞
如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榷憂勤惕厲之
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三曰作士氣頃
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痡四海不忍究言在朝臣工
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于心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
為羽翼之助臣不知後人之視今日其猶以為國有人

乎否耶令士氣積衰理宜振作振作之要舉錯為先蓋凡為賊瑾挾私懷怨而斥逐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或遺凡為賊瑾超遷畀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之徒也曩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之日實世道轉移之機伏願陛下參攷羣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青棄大善勿以微勞貰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不然國之安

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於時易貴通其變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具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相為終始至于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阯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至誠成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祖宗

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于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即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即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即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于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于後

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倐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勵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待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真才省遷隆久任以為陛下分憂共理惟陛下主張于上則大臣有以奉行于下矣此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令自京城內外至山東

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羣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村落殺擄人民朝廷節嘗慎擇文武大臣俾其分頭招捕或點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耶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敕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羣敢于殺賊及機謀深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

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刼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善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查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陛下願也陛下幸聽臣言乞于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

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伏乞以前二事躬行于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請施行誠致察于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聞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于此　疏入帝不納

議邊軍入衛疏 正德七年　李東陽

臣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

三千八衛京師而以京軍屯戍邊陲每歲春秋番換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強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

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為糜費無紀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替無有寧息倉猝之際或變起于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于肘腋八不便也京營之空虛見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脣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伏望博采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之福也　疏入帝

不納

地方利害疏 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盜賊之興即當撲滅若其既久而多不得不撫捕兼行者蓋以情則脅從當罔治以勢則延曼難盡誅也故如漢武帝以南征北伐之威不能盡殺盜賊及後輪臺詔下休兵恤民盜賊不見其迹又如漢龔遂當宣帝強盛之時下令勃海諸持田器者為農民吏無得問固不聞其誘使釋兵而盡殺之也自古招撫之失有當

戒者謂如唐宋金元之季官其渠帥授以土地假以兵
權更或因其懈弛而遂行誘殺見其跋扈而復事姑息
以是威信兩失紀綱大壞坐致衰微耳若今委任得人
撫處有道萬無是失也江西之賊華林瑪瑙剿散無餘
東鄉遺黨尚及千人姚源或云三倍其數其他尚有贛
州舊招之徒新淦初起之衆動皆以千數至于樂安建
昌等縣亦有餘孽覬望反側未盡消除今以事理言則
在東鄉者皆原被脅從舊日招定之人亦既憤其首惡

之陷已而助官擒斬矣其他别有違犯者亦皆陸續送官治罪不敢隱匿其在姚源者舊雖聽招不曾流叛近于王重七等之殺官焚縣大肆兇惡彼則始憂濫及而有觀望之罪後求自雪而有助討之誠此二處賊情應議撫勦之大畧也有言當撫者曰彼既脅從聽招已定朝廷恩信豈可輕失惟待之以誠治之以法嚴禁光棍不許擅殺于前過惡永不追究後或再犯决不姑息則彼知一人之罪不累衆人今日治刑不同昔日自然心

悅誠服帖然助順不過撫治三五月而事定矣若其誘殺一處則處處驚疑而起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兵連禍結為之奈何有言當勦者曰今日地方大戶皆欲殺賊衆口同辭以招為誘浮言既不可解擅殺又不能禁彼固賊耳安能保其激之終不為變哉變則招撫之人獨罪難當矣固不若勦則成敗利鈍與衆共之地方之禍自彼地方使然也于我何咎此則撫勦二策未有定見之情獘也如臣愚見則謂舊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

新起者必撲滅于微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憫念地方節次差官體勘賊情及羣臣功罪臣以功罪一時難定蓋由事目繁多文案堆積巡閱難遍于鄉邑採訪或謬于傳聞又況忠臣或遠或去而又恥于自揚智士日近日親而又巧于媒蘖雖有至公至明必須假以歲月方得查實否則一時輕信未免有傷公正之體致負忠義之心若前賊勢衆寡賊情向背則早宜勘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庶幾官有定守民有定志而地方早得寧

息耳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會議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計畫萬全則天下幸甚　疏入帝命下兵部議行

請戒諭寧藩疏 正德九年　　胡世寧

臣竊惟江西之盜勦撫二説相持其實無難決也已撫者不誅再叛者無赦初起者亟勦如是而已顧江西之患有不止于盜賊者伏見寧府自賄計瑾復衛兵以來威勢日張不逞之徒羣聚而導以非法上下諸司承奉

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採辦擾旁郡縣藉偏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起為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廷出矣臣愚欲乞聖明廣集羣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會議或于現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專委一員或另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員前來地方兼任提督巡撫之職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揚清濁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得便宜于前各處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

先試後悉聽計畫萬全奏聞區處至于光棍害人奸貪
怠政等事悉聽禁革其于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
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
遠避嫌疑遵依祖訓止治其國内官僚而江西三司以
下政務聽令各官照常自行若有事情重大應合奏請
者奏聞朝廷區處不許該府干預更宜嚴戢下人恪守
禁例施舍已貴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内臣軍
校等項擅出外府生事者悉令取還再有稔惡不悛及

額外投充者聽令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敕鎮撫以下官員俱要查照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事例或遇王府發出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重治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紓南顧之憂矣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疏入下部議尚書陸完覆奏違制擾民疑出偽託宜令王約束之得旨報可

時政疏　正德九年　張原

臣無似誤蒙聖恩擢居言路日月云踰涓埃莫報竊惟以言為職以諫為名上自朝廷下及邊陲政事得失生民利害舉所當言即言不盡中猶愈無言也臣觀今天下之事弊緣法久事以時殊博訪熟思有慨于中激切之誠莫能自已粤稽往古之道載攷祖宗之法爰及今時之弊因酌政治之宜謹條為十二事言雖鄙俚事皆切實迹若淺近效實恢宏千慮一得輒用進呈伏望陛下逐事覽擇留意施行至于臣之愚昧不知忌諱指斥

時事言雖直戇心實靡他更乞曲賜優容不加譴斥以開忠諫之路臣無任激切戰慄之至一曰正守令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知守令最為親民得其人則政平訟理萬民樂生非其人則刑繁政欣民多愁歎然其斡旋之機顧人主激勸如何耳漢宣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即徵入用之唐太宗疏刺史縣令之名于屏

風注其政跡于下以備黜陟我英宗皇帝亦嘗因天下諸司朝覲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賜以衣服楮奬筵宴是皆斡旋激勸之道也今之守令固有端靖慈祥之士亦多闒茸污賤之流大肆貪饕過逞酷鷙諂諛成風拜塵乞幸請託終日跂足待遷發謀舉事皆為身謀若是者十常八九然來朝之時陛下賜宴賜幣每行賞格而卒未見士風之變吏治之精臣以為攷察之責繫于御史御史職分于訟獄之繁力限于地域之廣其不

能精其事有由也伏望陛下于三載攷察之外更遣周歲巡行之使官如御史職專訪廉令博采輿論之公不據一人之見如其賢者不俟來朝即加襃賜如漢郭賀故事遇有貪酷之人不拘攷察年限即奏罷黜其𦆵聲著甚者又當破除常調大加顯罰用為衆戒以安民生二曰擇將帥臣聞將者三軍之司命繫國之安危古者築壇而拜告廟而授推轂而遣分閫而治蓋重其事慎擇其人也我太祖皇帝奮起東南混一海宇雖曰天授

而諸將之功實多當時命將必先選于稠人觀于燕閒審其器識量其勇謀而後遣之今之為將者多紈綺貴冑子弟平居意氣軒昂漫以戰陣自許及應敵臨戰遽爾怖懼或逗留玩寇或退縮僨軍況其平日威不足以服三邊恩未能以綏士卒韜略未閑智勇安在非徒無益兵事抑且有損國威且世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而其論將之五德曰智信仁勇嚴不識今之將有一于此乎無古人一略而濫膺將寄臣實寒心伏望陛下廣為

蒐羅慎加簡察武舉之外別置貢舉科條考察之餘再立采訪官使不惑于阿大夫之譽言日至不執于趙奢子之大言無實戰陣屢經者始授之節鉞不限于邊鄙之遠人智勇著譽者方寄之藩閫不昵于左右之嬖信庶幾蒐羅得人邊陲有備三曰理刑獄臣聞治天下以政為治具以刑為政輔刑以輔政而後姦慝懲暴亂息矣此古之降典者又有待于折民之刑而政刑二者所以不可偏廢也書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蓋能慎

用刑則仁恩孚洽足以培固國本是持法者又不可不慎也漢唐之初立法甚善其後巧文深智酷鷙鍛鍊之徒耗散國脉天下嚣然喪其樂生之心惟太宗每決重辟必令三覆五奏减膳撤樂誠知人命至重而敬慎之也我太祖皇帝當草昧之初即留心于刑獄删定律令昭示章程告戒丁寧亹亹不已甞曰用法不當則無辜受害又曰刑得其當則民無寃抑又甞因讞獄淹滞廷責輔臣蓋垂畫一之法存欽恤之心也今天下承平日

久法弊政弛治獄之吏卒不任法貪墨自恣賄賂成市輕重在手喜怒任情或二人同事而異罪或二人同罪而異罰或一獄而梏滯者十餘年或一事而株連者百餘輩舞智弄法深詆巧文雖陛下時下溫潞之詔敬慎之言殆亦彌文而已張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者也今天下之法如此陛下以為公乎法既不公而欲天下之治得乎伏望明敕法司申嚴成憲以大明律令為聖祖之所詳定者遵用而不違以現行事例為廷臣之所集

議者參攷而不失内外一律不以輕重自恣大小稱情不以喜怒自任讞訊明允俾無株連之冤決遣以時使無梏滯之枉陛下亦宜篤示大信敬守祖法曲赦不行視宫中府中于一體欽恤懇至謹三覆五覆于崇朝庶幾刑罰以清姦宄以息五教以弼四民以安四曰汰冗食臣聞洪範八政食貨為首孔子論政足食為先聖帝明王未有不以此為急也自非旱乾水溢霜隕雹擊則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自足以供一歲之用古者立什一

之法以制其取較五穀之入以制其用建百官之秩以制其食他如府史胥徒之類亦必量功稱事初無糜費因事置人略無冗員是以費用省約公私優裕我太祖皇帝既酌天下地里建置官吏復因内府衙門置設工役官有定員不至冗雜工有定數因有濫侈今國家之用率多取辦于東南然而旱乾水溢霜隕雹擊以為天災地歉者既無寧歲抑且貪饕朘剥漁奪蠶食以為民害物蠹者復無餘利則食之所生其源已病矣加以都

饑之內耗食者衆巧計投充而趨辦月糧恣意影射而假食月糧一方之内𧵍隷匠卒無不食禄之家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無不給粟之人夫趨辦月錢則利歸官府假食月糧則害及廩庾況月錢之辦僅費月糧十分之二三則民之所以競趨于彼者固其所也是以供辦之夫數倍往昔而徵求之民盡越法制物力如之何不絀哉伏望陛下從國初清明之制洗近年積習之弊嚴立法禁大加簡閲内外官員係因事建置勢不可無者姑

仍其舊若事在得已職涉冗繁者一切罷黜又各色匠作及勇士力士校尉人等凡近年巧計投充者盡為裁黜其有占恡影射者亦必從法究治以杜其弊庶幾漕粟充羨國計可舒五曰省征斂臣聞傳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大府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府為掌財之官漢景帝時民每三十而稅一唐高祖令祖庸調之外不得橫有調斂我太祖皇帝嘗曰歲賦有限而日

用無窮費或過度何從辦集侵漁剥削皆原於此又嘗因四方進貢而郤之以為四方之物皆民之財斂萬民之財以為彼一身之利制自今其毋復獻是知民不可貧漸不可長而希寵生事者宜有以塞其源也今天下征斂日新地無遺利民無遺力宜財用之多也然一舉事而掌國計者輒至告乏何哉民貧故也民之所以貧者有二一由守令之貪殘一由守臣之進貢國家近年均需雜輸層見疊出率十倍于舊制而皆取辦于守令

原書卷次訛誤

守令之貪殘者且假託以自殖而又十倍于上供此民之所以貧者一也至若守臣進貢其獘有不可勝言者巧立名目競出新奇恣意逢迎以為孝順彼豈肯舍已之財以盡已之患哉不過取于民耳取于民者有數十倍而供于上者纔一二分虎狼之暴莫可枯制谿壑之欲無有止極此民之所以貧者二也伏望陛下禁守令之貪殘而一毫不許擅取止守臣之暴斂而一物不許擅進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務使斂

之有定賦用之有定數掌之有定員貢之有定制法外之征不加之民無名之貢不入于上庶幾民財不匱民心不失六曰慎工作臣聞古稱善治者必曰不盡民之力蓋匹夫之家上父母下妻子嗷嗷數口待一人而食苟使之終日勤役而不得經營口食則彼父母妻子之養何所取給哉況軍士隷名尺籍實為防禦而京營之設又所以衛王室以備緩急者也顧可使之勤勞工作以索其力哉平居無事既索其力倉猝有事復欲其捐

軀殞命以効一旦之用非惟法制不宜抑且人情不堪昔者漢文帝欲作露臺既召匠計直而復已唐太宗欲修洛陽宮已下詔發卒而復罷我太祖皇帝嘗指宮中隙地曰此非不可以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樂但恐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大哉王言萬世攸仰今都城內外工作繁興起撥軍夫動以千計雖非急務一概舉行事可因仍皆務改作計其工程或期月可辦而遂其怠緩嘗至終歲而不休徒事因循耽延歲月假為督理大肆誅

求做工者能幾人而縱放者率已過半上工者能幾日而停止者又或歷時虚名有在實效無徵利入私門怨歸公室況今内殿營建在邇工程浩大力役重繁使不豫為培養何堪臨事動煩伏望陛下俯頒渙汗申敕所司養鋭節勞坐待重役合謀併力動應大工將現今大小工作一切停止内外人役舉皆免放庶幾民有餘力樂于趨事讙悪不作謳誦聿興七曰恤士卒臣聞樂生惡死者人之情也今驅無罪之人使之披堅荷戈以蹈

必死之地而樂于進趨勇于敵愾者豈其情哉惟上之人加意于存恤使平昔遂其飽煖安逸之願而無倚矛脫巾之怨而後可耳苟或勞役而不肯節其力朘剝而不能體其心怨讟聿興戰禦喪氣深可畏也昔魏吴起為將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趙李牧居代鴈門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以享士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故能克敵禦侮所在成功我太祖皇帝躬臨

戰陣備知艱苦屢頒詔旨恒切注意嘗因天寒念沿邊將士加給衣帛又制優恤軍屬之律申勑減衣糧之禁恩至渥也今境内之卒既疲於道路之奔涉而屯邊之卒又困于差役之繁重兼且統領將佐百計征科巧立名目下及芻薪肆行朘剥至竆髓血月糧雖給曾未得升斗以贍私上下誅求又旁及餘丁以輸辦一家數口迄無閒人一身百工都無餘力人人無更生之樂懷終歲之憂夫平時愛養既不能得其歡心則臨敵禦侮安

可望其死力哉伏望陛下申明舊章嚴立約束務使統領將佐不敢貪殘軍伍士卒得受實惠有玩法自殖稔惡不悛者寘于重法用為千百之戒初不以內外大小異法殊科庶幾萬衆如挾纊之和邊陲有踴躍之樂勇氣倍增戰禦無失八曰明賞罰臣聞賞罰者人主勵世之大權不可不昭大信于天下也蓋由賞當其功則不惟有功者知所勸而天下之人亦將汲汲焉圖効力以立功罰當其罪則不惟有罪者知所懲而天下之人亦

將惴惴焉圖自修以免罪是故操此大權昭示大信其賞也因天下之善而後賞罰也因天下之惡而後罰故紀綱振立政事修舉人心淬礪治功可成也昔漢張裔稱諸葛亮曰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唐裴度亦以藩鎮底平為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而致然我太祖皇帝嘗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皆不足懲勸至哉斯

言誠治天下之龜鑑也今天下好惡不公賞罰不信或無功而受賞或有罪而不罰或既罰而復免或既賞而復加庸才蔫登率又賜玉徽功莫効槪爾封侯恩或濫及于弁資賞或妄加于閥閱希圖傳奉習生徼倖之心請託乞恩大啟覬覦之念政體廢弛權柄下移載稽邊功其舛尤甚足不出門庭率寄名而受賞身未經戰陣多迎合以奏功捐生禦敵者或未沾恩臨機畏縮者或至脫禍功差六級古法不免謫官覆至全軍令則縱其

贖過虛張謀報率欲冒功深自匿藏全無實覈士卒由之解體邊寇因之陸梁似此獘端殆難盡數伏望陛下申示章程大張乾斷精明賞罰實覈功勤凡所施行必布公道賞不令其倖得罰不致其倖免其或左右近習之人閥閲權勢之輩沮公撓法背理任情請託貪緣肆無忌憚者皆聽所司執奏或已經聖旨俞允雖有成命者亦聽科道參駁皆付法司究懲庶幾公道昭明國是有定九曰親大臣臣聞君者臣之元首臣者君之股肱

況大臣者乂人君之所遴選甄拔置諸左右以資輔弼

啟沃尤非羣臣比也既將以為輔弼啟沃之資而堂陛

森嚴限乎尊卑之分法制繁密沮乎情意之孚甚至廟

堂大計雖付外廷雜議者亦皆承示意旨徒縻虛名而

不使可否于其間則向之遴選甄拔者豈徒隆之以虛

禮縻之以高爵而已哉昌虞之世君臣相與一堂之上

都俞吁咈喜起賡歌唐制天子燕見大臣開延英殿從

容坐論移刻乃退宋仁宗召大臣于天章閣賜坐給札

使條具其所欲施行者我太祖皇帝及列聖皇帝正朝之外亦幸于便殿不時召問燕語或究機務得失之故或察閭閻幽隱之情當時諸臣以為榮遇各有紀述可攷也其後時事漸異禮意寖衰形迹濶略日以睽𬄛弘治年間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白亦嘗舉而行焉故當時政務修舉刑賞昭明海宇乂安治化休美伏望陛下崇信老成優禮耆宿每遇閒燕特賜召延脱略儀文外棄形迹從容賜坐款曲晤言講論經書旁及民隱商搉

機務博究事情可否之言出口入耳啓勿之計彼感此孚務使上下之情兩達內外之事周知庶幾老成之臣曲盡忠悃天縱之質益進聰明而一德可成庶績咸熙矣十曰開言路臣聞主聖臣直古有是言主非聖不能容臣之直臣非直不足見主之聖故君以降志受言為德臣以犯顏敢諫為忠彼此相須上下相濟而後天下可理也朝廷設臺諫之官而名為耳目之司所以廣九重之見聞益一人之心思彼天下萬事未易周悉者于

此可悲也苟循默緘晦不能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此為不忠之臣不忠之臣誅無赦抑或人主驕愎自賢不容盡言使天下之事因之隳廢是自壅蔽其耳目也昔漢文帝于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羣臣袁盎等勸說雖切常假借納用之唐太宗于上書言事者皆黏之屋壁出入省覽我太祖皇帝臨御之初每導羣臣使之盡言進投疏奏無不盡覽言或可采輒賜襃嘉欣然改從初無繫吝蓋即成湯從諫弗咈改過不

吝之心也故當時治化之隆與三代同之今天下政事之興革人才之用舍大有可言者而人亦未嘗不言之然或略而不詳迂而不切陛下一皆優容聽納無所咈戾甚盛心也但言者雖衆而尚懷逆鱗之憂聽之雖勤而尚有遺善之嘆伏望陛下廣詢博訪疇咨延納如古之所謂開導而求諫和顏色以受之虛襟懷以聽之者務使有懷者皆盡其所言有言者各盡其所見然後徐察其可否而賜之施行其或言有不當觸忤塵瀆亦宜

假借優容不加罪責庶幾兼天下之善集衆人之長羣策畢用庶政無議十一曰崇天道臣聞君者民之父母天者君之父母人子有過則父母戒敕之規諭之甚則咎責譴呵無所不至蓋其愛之之心無所不至故朝夕警省冀其飭躬勵行而後已也人君事天實亦類此彼其位曰天位職曰天職民曰天民皆不以為君之所自有而必繫之天者是其受天地之託居宗子之任宜乎祇奉若天以盡其道也況人君尊臨九重至尊無上頤

指氣使無不如意使非上天陰鑒而默相之尚何所憚而不為哉故災祥殄異之來蓋亦愛君之至薄示咎責譴呵之意以為戒敕規諭之方冀于飭躬勵行而已也董子以災異為天心之仁愛詩人以不敢戲豫馳驅為敬天漢文帝以水旱疾疫下詔責躬宋太祖以霖雨不止夙夜焦思我太祖皇帝嘗因時不雨素服草屨步詣禱祠設藁席而露坐晝曝于日頃刻不移夜臥于地衣不解帶每令疏食雜麻麥以進其憂民之心事天之誠

萬世無容議矣今天地示變戾氣作沴雨暘愆伏日月薄蝕星辰隕墜風雹震擊是天道不清于上也旱魃游臻大水侵溺盜賊充斥三邊侵擾是地道不寧于下也不識陛下以今此之時為治安矣乎抑或以為未也若以為未至于治安則所以飭躬勵行者豈可已耶臣以為應天以敬而不在儀文繁縟之末立政貴誠而不係聲音笑貌之為使能持一敬以為感格之本積一誠以為施設之基孚洽于羣僚百執事之間昭著于宮壼涖

大廷之際如漢光武之推赤心置人腹中唐太宗之至誠理天下則一誠足以消萬偽一敬足以敵千邪至和感召萬靈順應而沴不為災矣昔唐太宗憂民食而蝗不為災宋景公發善言而災星退舍是皆應天以誠而能轉災為祥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十二曰進德學臣聞人君之德為天下治忽之機古之明王未嘗不以修德為急而賢臣之輔導勸說亦未嘗不以修德為急何也世無常治亦無常亂德日新者有以致萬邦之

懷儀不忒者足以致四國之正感應之機有不可誣者然德之修否顧學何如耳髙宗遜志時敏以求建事成王宥密緝熙以求顯德故曰明君以輔學為急知務學而德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知學而能修其德者也知修德而治之不純者有矣未有不修德而能善其治者也務學而不能純其德者抑務之未得其要也修德而不能善其治者抑修之未得其要也且人君之學豈若經生曲士之為哉撮大㫖繹大義審治亂安危之機探

得失是非之源如斯而已耳我太祖皇帝創業之初萬幾叢委日取論語洪範諸書樂而玩之每遇儒臣經筵進講率令盡心剖析又命有司訪古今書籍以資覽閱又深慮聖祖神孫以暇逸為垂拱無為故其垂訓拳拳以大禹惜寸陰文王不暇食為言著之乎典冊傳之乎後世如日麗天如水行地凡有耳目者所共見聞當萬世遵行而不可違者陛下即位以來于茲九年雖求治之念恒切于中而致治之美未臻其效意者修德之實

尚有可言也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思天下仰賴之廣體聖賢治善之言遵皇祖垂世之訓深居法宮尊嚴簡出清心窒慾勵志省非日取論語孟子尚書諸書以及戈直之貞觀政要真德秀之大學衍義陸贄之奏議循文約理撮旨取義時賜省覽以裨聖學緝熙之益又采其切近簡要者施之踐履以為聖德高明之驗而騎射弋獵荒遊盤樂之事絕意不為或左右嬖習之人有以此事先意承順逢迎導引者亦必大加懲艾以為

姦諛不忠之戒如此而聖德不純聖治不美者臣未之信也昔唐貞觀之時斗米三錢刑措不用太宗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夫太宗一行仁義而天下即見治平是以進學修德而能成化致治已行而有驗者惟陛下察之　疏入得旨張原這廝駁陞科道不諳事體掇拾往言輒來奏擾本當重治姑且從輕降雜職調遠方衙門今後新科進士俱要先選在外有司歷事一二攷方許除授京職其有因事發遣的不許朦朧擅自取

用如有違犯的都治罪不饒吏部知道

應詔陳治安疏　正德九年　　何景明

臣謹奏週者皇上救諭羣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無不感動交相慶慰然自敕諭之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覩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而今復處之晏然何也夫災禍切近悔禍斯深形勢積成改悟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

人心近觀時事遠攷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更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勤則治逸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則可存亂則終亡事理有必然者方今上下恬嬉遠近壅塞功實不稽名罷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無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利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實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内外附固長久之道

令公輔不得通謁乃曰與邊軍並出入義子同起居叱

真今日所創見先朝所未聞者也耽樂逸遊厭怠政理

何以圖治況義子為陛下寵幸之人盛滿為災鮮能善

後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

不美乎夫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阿徇事乃寢敵臣

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之憲章制之

理義不為兩可之辭則制度不隳功實不謬名器可正

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制行賄交結無耻取容者並為

罷斥而奬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事不苟然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寛撫百姓以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略也要之大本秖在聖躬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台集侍從以通上下之情必有能陳説利獘指稱時事為切要之言以悟陛下者矣臣聞先勞後逸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創建堅忍自勵常加矜飭務舉

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憚而不為此守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雊之異是臻嘉靖之效惟陛下深思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要荒必仰流而化尋常小康之治亦何足為陛下言哉　疏入帝不納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録監生臣楊鯤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

請遵祖訓以光聖德疏正德十年　楊廷和

臣聞之禮莫重于視朝禁莫嚴于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弭禍變我朝列聖尤致謹于斯伏覩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乾清宮為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晨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康之時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

興葢言視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怠慢雖親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于心葢言宮衛之當謹也此皆憂深思遠為聖子神孫之家法者也恭惟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祖訓乃近年以来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葢因一時起居違和而然積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緃欲晏安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来揀選人馬親自校閱其事葢因一時邊戎犯順而然意在禦侮實非有他傳之天下皆謂

邊兵非宿衛之人禁禦非操練之所疑似之間未免驚
駭臣職居輔導出入禁闥雖隨事納規時有陳請緣議
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聖心尸素有年
愧悚無地伏望皇上鑒皇祖之訓典察微臣之愚忠自
今以後夙興視朝躬親祀事乘平旦之氣以裁決萬幾
竭獻享之誠以昭格九廟仍選用方直以為侍從信任
老成以為腹心軍士操練必于演武之所朝夕督屬付
之將領之官推恩左右體恤勤勞啟處以時庶不有勞

于聖體闗防既謹亦可盡釋于羣疑將見聖德日新天心豫悦神人胥慶和氣致祥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疏入帝不納

勸止臨幸疏正德十年　　梁儲

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藉藉使臣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

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警柝之聲夜以達旦至于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把守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羣臣茫不預聞無故輕身而出率意而往㩉攖塵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奸盜竊發之變出于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以天神協相決無是事而臣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堂而

坐陛下一身乃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不為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下之事機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羣小貢諛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明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之上累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尊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但事在祕密非臣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陛下念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後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頤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尊卑

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玩好仍乞查究導引之人寘之于法以彰剛斷之德以觧臣民之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　疏入帝不納

大舉入境乞兵救援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巡關御史張鰲山奏稱朶顏三衛和坦與實喇博囉諳詐驍勇彼欲增貢則增彼欲襲職則襲我既墮其計中彼遂決為大舉今之畫計者有三曰增貢決不可從曰守亦不可也曰攻則忠臣義士之憤未可

為非要調宣大遼東邊軍旬日之内速赴地方分布防守出其不意以攻之豫為必戰以禦之等因臣等竊觀自古制禦邊庭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啟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况朶顔三衛世受國恩進貢効順近日窺我邊備廢弛乃敢挾詐要求觀勢强弱以為從違旣殺害將官又擁衆侵犯興兵征討未為無名大義所關誠不可已御史張鼇山所論理直氣壯詞嚴義正合准所言速議施行查得先該本部議擬題奉欽依著桂勇將團營

西官廳前營官軍操練待報啟行續該本部奏調遊擊將軍劉寶原領河間官軍一千名前去薊州駐劄聽調中間出軍等項事宜現該本部議處具奏但行兵之法謀算豫定庶功可成倉卒調發未免疎漏合無本部將調兵一應事宜逐一議處停當上請定奪疏入得旨是這調兵一應事宜便議處停當來說

亟易鎮巡官以保重地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御史汪賜奏稱馬蘭峪地方被敵搶擄人

害殺死參將陳乾皆是太監王忻遂安伯陳鏸都御史王倬平日調度無方紀律不嚴所致若不亟為取回仍令其恬然在任不免外寇覘我強弱將來之患誠不可測一節緣外寇犯邊殺死參將委的事重若不將陳鏸等取回問罪不惟各邊將官聞風怠玩無所忌憚抑恐以後薊州一帶邊關官軍不知有法愈加放肆不肯用命效力而陳鏸之罪益加深重難以自解今日不取各官固非朝廷之福亦非陳鏸等之利也伏望皇上軫念

防邊事重俯察公論當從早賜宸斷將陳鏓等取回究問則綱紀振肅號令更新邊敵和坦等易于征勦陳鏓等心亦得安矣　疏入得旨已有旨了

請究失事邊臣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廣東等道監察御史高公韶等各劾奏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鏓巡撫御史王倬鎮守太監王忻等守備太監蔣廷玉兵備副使王玹等各員委任地方失事要將陳鏓

拏解來京治以重罪王倬罷遣王忻蔣廷玉取回閒住王珏降調別用急選賢能官員前去更替又要將提督侍郎陳玉切責等因查得各官失事先該本部題奉欽依行廵按御史查了來說並將王忻陳鏓王倬降敕切責外今六科十三道官交章劾奏前因臣等竊惟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治天下之紀綱不可一日而廢者也科道之官又所以振舉紀綱以扶持公道者也陳鏓等既是各官交章論奏公論不容合無本部並吏部作急

會推堪任總兵官巡撫兵備官員並司禮監奏請差內
臣二員各前去更替陳鏸王倬王忻將廷玉等接管行
事將陳鏸提解來京送都察院問罪奏請發落王忻蔣
廷玉取回閑住王倬等罷黜以正朝廷之法以紓邊人
之憤仍請勑切責侍郎陳玉俾用心提督現在官軍勉
圖後效其餘失事官員與陣亡官軍應否優卹緣由再
行巡按御史一併查勘明白具奏定奪抑復將令科道
官劾奏陳鏸等情罪再行巡按御史通侯查參至日奏

請定奪伏乞聖裁再照兵科等科都給事中安金等奏要本部速為議處務使全定安攘之策大興聲討之師復我邊疆三軍嘗勝之威保我國家萬世全盛之業一節與巡關御史張鰲山奏要發兵攻勦事理相同現該本部題奉欽依著桂勇操練團營西官廳前營官軍待報啓行合無本部將出軍一應事宜另行計處奏請定奪　疏入得旨是這地方失誤事情重大陳鏸著回京王倬王忻蔣廷玉王珏著戴罪禦敵待巡按御史查參

至日來說陳玉已有旨了其餘事宜陸續奏來處置堪

充總兵官的便會推兩員來看

豫防邊患疏 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議宣大二鎮共有官軍一十四萬延寧二鎮又設

有官軍七萬歲費糧儲數百萬計專為防禦邊敵近年

各鎮守臣因循怠忽不肯豫先料度邊情運謀設策調

度軍馬相機戰守以致邊敵深入得利而去大肆搶掠

無所畏憚及至朝廷命將出師彼軍已去留兵在邊等

候為因邊地廣闊彼軍出沒不常不得恰好相遇一戰
以此勞費雖多不能成功即令若不將本邊將士戒飭
豫為隄備邊敵過河必來侵犯倉卒計處必蹈往轍緩
不及事貽患非輕臣等愚見乞敕宣府大同鎮守太監
總兵官廵撫都御史會同計議今年河凍邊敵過河駐
牧作何設法隄備可保無虞訪取熟知邊情地理之人
密切審問先年邊敵進境搶掠出入道路應該調撥何
城堡軍馬在何地方駐劄可以正當敵衝截殺取勝于

何地方擺伏可以邀其歸路追勦得功本鎮軍馬雖各散處城堡必須量數挑選精銳官軍記名聽候有警調取會合勦殺務在料敵先知算無遺策不可互相推諉因循苟安及似常分調擺伏不當敵衝虛應故事以致邊敵深入搶掠出入自由定照葉椿姜彬高友機等事例拏問取回降黜必不輕貸各將計議過隄備邊敵事宜明白具奏不許含糊遲誤　疏入得旨是這豫防邊患事宜恁部裏行移彼處鎮巡等官知會

禦敵安邊疏正德十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給事中任忠所奏大意謂朝廷命將出師固是禦敵之策但敵人聞出師而暫退見班師而復來徒費糧草不得成功莫如以守禦為本明賞罰久任人邊備既修邊敵自畏臣等竊念近年以來為因守臣數易賞濫罰輕以致封守不固敵人內侵黎元受禍給事中任忠所言切中時弊但令邊務廢弛已久邊敵强盛大舉入攻勢甚危急所以本部建議命將出師蓋欲宣

布國威振作邊方士氣如前代細柳棘門霸上之舉實
非得已惟苦議論不定朝更夕改機會一失必又勞費
無功伏望聖明再敕張忠陳天祥張洪料度敵情務期
必中敵在陝西則為陝西之備敵過宣大則為宣大之
謀閫外之事悉以付之不必遙制務使敵勢頓挫不敢
深入內郡獲安不致擾害毋或失誤機會以致師老無
功若敵衆離遠駐收不來侵犯即便具奏班師以省坐
費其各邊守禦事宜聽各鎮廵官照舊施行不許推稱

節制失機誤事本部仍行紀功御史從公紀驗以行賞
及行給事中御史從公按覈以行罰除提督軍務都御
史係暫差外其各邊廵撫都御史賢能可任者乞敕該
部查照成化年以前寧夏廵撫都御史賈俊等事例須
亦六年以上方許陞轉並總兵等官聽本部從公推舉
亦須久任無故不必更調如此公行賞罰久任責成本
邊將士皆可禦敵京營軍馬不必遠出省費息民培固
邦本當今急務莫先于此　疏入得旨是禦敵安邊各

項事宜都依擬行

劾朱寧疏 正德十年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中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賠韋之罪重于强聒而一身之患害輕于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臣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國家財賦盡出東南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民之財尤當愛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意謂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

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有親臣而不肯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與國同休戚者誰耶臣以為莫朱寧若矣寧也出自賤氓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難酬萬分之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于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即聞朱寧鬻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

鎭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曰寧堂鈔價意欲倍增何如臣茫無以對細詢之璟言前發十一府鈔每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心怪其輕故欲增至四兩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顧勢不得不爲耳我即不爲他人必爲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淚俱至悒悒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救亦失職也

乃自劾求去纔聞新有禁例勢豪鬻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遲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徵價急如星火或緣為奸利倍而又倍椎膚剝髓民不堪命天門萬里相與赴愬于監司監司欲言而未果發民亦吞聲而不敢言輸價之吏絡繹于途矣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蹙然不安乃出槑辭謂寧堂好人初不知鬻鈔之難如豫知之必不為也今業已為之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觧少慰

其意前太監既為之斂我不得不為之觧二臣所稱寧堂葢指朱寧也其勢焰之薰灼可知矣方今四方羣盜甫息瘡痍未起邊塞多虞饋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霪為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大司徒不能為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宂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是豈得已哉宂食不可去而竒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也且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

民之譽于此無名横斂宜可于談笑間却之耳而二臣者徒能涕泣蹙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觧是亦豈得已哉横斂不可却而隠禍中之矣事勢若此苟猶隠忍不為陛下言之則已斂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彫瘁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于上乎夫義子亦親臣也令人有一飯之恩心必圖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揺之略

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子為不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故曰陛下有親臣而不為用也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廷詰朱寧以亂鈔害民之故苟或愚不觧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消奪官爵薄示懲戒根究主使之人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護短不肯服辜是敢于欺罔也陛下又何取于寧而必欲子之乎宜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以為臣子悖逆之戒斯二者惟陛下明察而果行

之仍祈急敕都察院行浙江鎮廵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數還民未斂之數速即停止并查究姧吏影射侵尅之弊悉寘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揺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行之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恤也陛下如以臣言為不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將必肆無厭之求有出于尋常所不料者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疏入寧欲中以危法或說曰害之適成其名乃密召還所遣使者而以鈔直還之民

論胡世寧疏 正德十年

程啟充

臣聞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弭盜事宜旁及寧府軍民弊政兵部題奏施行嗣因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離間親親奉旨提解來京臣于此仰窺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重其司行其言所以體其心既乃寧王掇拾為言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

一舉而二者交盡也夫以陛下之厚遇寧王重違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孚信之深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豈獨無所聞見哉彼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聞過則喜也不意狂簪之微乃罹羅織之厄夫陛下始則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乃令御史提觧又以寧王上在逃之章于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于此亦近乎投杼矣臣竊思此事大有

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世寧將遁之何所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于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戮也臣願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日甚暴形大彰王府長史司啟稱由郡王將軍擾害民間動揞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是知人

言沓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安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踐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逼迫民無安息三司官員多被鈐束問刑長吏舉奉成案買辦漸及于外府騷擾遍及于窮鄉合觀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啟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內外同辭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

則不聞長史司之啟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世寧在陛下則為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權具三善而獲罪臣愚之所未觧也仰惟皇祖有離間親王之刑蓋懼小人之震搖朝廷用其言而防微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仰遵祖訓其非離間也彰彰明甚苟蒙俞允明頒渙號戒諭維殷親愛彌篤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嫌貳哉至謂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固

為抑揚太過然區區之忱思以防微杜漸尊主庇民消尾大脛腫之憂植强幹弱枝之計耳使果妖言誹謗天日之鑒安所逃罪又何能曲荷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省則于仁賢有加譙光無損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是言意者王之左右懼發摘其私而禍且逮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耶夫按察副使祖宗所建外臺也言雖過激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引而置諸危法也哉果從王

言則上損國威下拾物議張難犯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四失焉臣愚之所尤未解也聖如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炎敢言之氣頓銷壅蔽之患既成猜嫌之隙必至日復一日職為厲階矣伏望皇上曲垂赦宥矜此孤愚甄用奏內應行之事追究沈匿旨意之由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朝廷登天潢之誼藩府篤朝宗之心則本支百世永享無窮之福矣　疏入

世寧得旨謫戍

請罷遣中官疏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梁儲謹題為傳奉事先該兵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溫祥傳奉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著他前去四川等處公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等看得内外官員奉勅内必得備由開載無憑撰寫太監劉允前去四川未知幹理何事不見開載無憑撰寫已經具題未蒙明示近該禮部手本開稱司禮監太監秦文傳奉

聖旨司設監太監劉允照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事
例去烏思藏地方齎送番供等物寫勅與他該衙門知
道欽此欽遵奉到部開具手本赴翰林院請寫勅書等
因續於戶部覆本内看得太監劉允奏要帶太監等
官劉宗等八員錦衣等衛官舍指揮同知帛祿等一百
三十三員名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馬快船隻該用
過番物件欲令四川鎮巡三司聽其便宜措置及選差
驍勇官二員量帶官軍計程支備糧料直抵彼處往回

護送又稱撫犒各夷須食茶金帛絹布等物無從措辦乞將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在正課鹽六萬引給與變賣應用等事情乞賜勅内閣載等因荷蒙俞允臣等愚昧心有未安不敢不言竊西番本異端之國浸淫已久未能遽革永樂宣德年間雖嘗有遣使之舉我祖宗之意以天下初定特藉之以開導愚迷鎮服戎狄非真信其教而崇奉之也承平之後累朝列聖止是因其年例遣人朝賀厚加賞賚荅其勤劬未嘗輕辱

命使遠涉其境陛下今遣內臣近臣前去齎送番供朝野聞之相顧駭愕以為堯舜在上不應有此輕去而太監劉允奏討鹽引數萬動撥馬快船至於百隻又欲聽其便宜處置錢物差撥官軍護送等項於法例俱不相應蓋闕中鹽引本為供邊今外患未寧三邊糧草缺乏帑藏空虛緩急接濟者惟此一策且各運司該年鹽課闕中盡絶若許其帶鹽不過收買私鹽發賣射利乘機夾帶之弊不知幾何鹽法為之大壞邊方何以仰給況

京儲歳運與營建大木併在裏河議者猶恐不能疏通若又添此等鹽船往来其間挾勢騷擾不止地方受害而糧運大木二事必被阻滯妨礙及四川地方大盗初息民困未蘇所奏便宜措置錢物在官無以應之未免科派軍民民窮盗起將来事變殆不可測且自天全招討司出境涉歷數萬里之程動經數年方得到烏思藏地方今帶去官軍人役數多沿途俱是化外非有驛傳供給人馬芻糧俱要駄載而行所費鉅萬難以逆料途

間倘有不給不知何以爲處又聞番地族類不一部
落相鄰時出剽掠爲患使臣所至萬一被其突出有
所傷害虧中國之體納外夷之侮此事理所有不可
不慮夫以無益之事而妨至要之事且貽意外之虞
舉朝皆以其不可此臣之不能已於言也緣劉允受
命遠出番境利害切身亦非得已臣等深見事勢之
難前項勑書委實不敢撰寫伏望皇上愼重國體恤
惻人窮狀回成命不必差官番供等物止照節年事

例令彼處朝貢使臣齎回則禮意不失事體無礙物議不興外患不作而聖德益茂治功無累矣臣等備員輔導此等事情心知不可若隱默不言他日陛下追悔前事之失責臣等不能匡正其罪莫逃謹昧死言之伏惟留神省覽臣民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待罪俟命之至

請罷中官奏討鹽引等疏 正德十一年　梁儲

臣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限制雖

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為可慮况今寇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常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費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可以備飛芻輓粟之用然數年以來鹽法大壞猝有邊警名募客商多不上納蓋因公差人員奏討引目數多一時就要盡數支賣本等客商背守支艱難日漸貧困以至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各邊軍馬之需而鹽課成法又日益廢壞無以接濟急用萬一復

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粮草不知朝廷將何以處之近該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齎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現塩一萬引兩淮運司現塩六萬引跟隨人役類多挾勢謀利或至各支一萬引乃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塩法抑恐積成他變臣實切憂之再照陜西延綏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

殺薄收人多饑饉加以去年敵寇更入搶掠又有回賊
累次作耗瘡痍之民尚未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
分窘乏彼處官司計無所出現行奏乞賑濟方患無以
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玉前去
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茶品等項
欲令陝西鎮巡三司等官及甘肅地方官員計處交與
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
小衙門毋得遏阻令以此意撰寫敕書臣躊躇惶懼未

敢仰承聖意縁前項地方既值兵荒貧窘民不聊生前項措辦錢粮欲取之于官則庫蔵匱乏欲取之于民則閭里空虛其太監以下人員至彼之日所費又復不貲為彼處官員者若欲撫䘏軍民則恐以違詔致罪若欲奉行詔旨則恐嚴刑峻法之下民窮盜起別生意外之患此固為人臣子者皆宜為國深慮者也而况忝居内閣義同休戚如臣者乎又况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地設若内地盜起彼必乘機入為邉患地方安危關繫非小

至于兵宜處治惟統兵官員臨機濟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以為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允取回令後凡有奏討引鹽者一概不與重念陝西歲荒民貧錢糧無處出辦仍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敕書免令撰擬地方生靈不勝幸甚 疏入帝不納

審大計以重本兵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謹奏看得工科給事中翟瓚所言添設提督以振軍旅等四事俱係京營要務合就查議明白開立前件伏

乞聖裁一添提督以振軍旅查得正統十四年因邊人犯順欽命太子少保本部尚書于謙不妨部事總督軍務景泰三年該于謙會同武清伯石亨等議得邊人額森背逆天道聚衆近疆若不豫為設法選練設使遣將調兵兵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恐號令不一致誤事機合無于五軍三千神機營揀選精鋭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二營揀選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臣等往來提督等因奉景皇帝聖旨是欽此天順年間邊

方寧靖十二營罷立總督官亦不復設成化三年為整
飭兵備事該司禮監太監懷恩等奏該本部議擬復立
十二營團聚操練會推大臣一員提督本年四月二十
日具題節該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白圭兼兵部
尚書不妨部事提督十二營操練欽此成化十一年白
圭病故該太監懷恩傳奉憲宗皇帝聖旨太子少保左
都御史王越不妨院事著提督十二營操練人馬欽此
以後本部尚書馬文升劉大夏許進閻仲宇劉宇曹元

王敞何鑑陸完並令臣瓊俱不妨部事奉敕提督十二團營令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景泰天順成化等年事例添設或尚書侍郎都御史一員為總提督常川在營會同操練不妨以他務不奪以他官無非欲委任專一整飭軍旅之意不為無見但查前項節年事例于謙等俱以本部尚書不妨部事提督王越以左都御史不妨院事提督令要添設一員專管提督係干事體重大臣等擅難定擬伏乞聖裁二慎選舉以備將材查得先

為選將領以實武備事該司禮監太監蕭敬題稱閱視
京營坐營侯伯都督等官比較馬步弓箭詢其韜畧大
意次及大小號頭把總官員一體比較試驗馬步弓箭
分別等第量加罰治中間若有年力不堪官員亦就罷
黜若仍以每年春秋二次閱視不無太密若用五年一
次又恐太踈合無斟酌踈密以後每遇三年之期兵部
奏請照例舉行等因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題節
該奉聖旨是欽此通行欽遵外正德十一年九月扣該

三年閲視之期令給事中翟瓚奏稱把總以上等官闒茸不材者十常八九要行本部尚書會同内外提督大臣嚴加攷選把總號頭等官貪墨太甚者盡行汰黜謀勇素著曾中武舉者盡行収用遇有分守守備官缺以次推用所言誠為有理但查今年正該閲視之期合無至期本部尚書公同欽差司禮監太監等官依其所擬照例考選閲視從公進退務令得人遇有員缺照例推用及查坐營坐司侯伯都督等官舊例俱該本部會同

各營提督武臣推舉上請簡用原無會同內外提督攷選事例合無亦候閱視之時公同攷驗果有馬步弓箭不能嫺熟戰陣韜畧不知大意素無謀勇應該罷黜者亦就開具奏請定奪三重伍兵以謹團練照得近年各營操練委的徒事虛文全不精銳一遇有警皆不堪用追勦流賊則隨處敗走出征宣大則浪費邊儲給事中翟瓚所言深切時弊臣等近日痛懲宿弊大懼誤國會同計議推左都督劉暉等豫行選練振揚軍威正欲兵

將相識有警得用伏乞聖明天語丁寧戒諭劉暉等務要用心揀選嚴加訓練中間合行事宜遵照欽奉敕內事理著實奉行不許因循顧忌致誤大事四禁占役以實營伍查得先為整飭兵備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該司禮監太監懷恩題本部查得京營提督內臣軍伴一百名掌營內臣總兵官各六十名坐營官十五名把總官六名俱于五軍等三大營取撥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節該欽奉憲宗皇帝聖旨練兵講

武是國家最重的事但承平日久中間私弊多端有名無實近來將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官軍揀選頭等精壯的分為十二營專操次等的仍留三大營操練慮恐日後人不知警私弊復生恁兵部便出榜禁約自今坐營把總以下官但役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五名以上者降二級甚者罷級充軍仍發邊遠守禦如或容情故縱不舉奏者事發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外今照前因合再為申明役占六名即為五名以上役占一名二

名三名四名俱為五名以下俱照前例降級一名二名以上積至六名者各通諭從重併數減降數至十名以上此其甚者或罷職或充軍論罪之日取自聖裁其提督總兵及點軍等官明知前弊容情故縱不即舉奏者事發一體參究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恁部裏便將今定事例出榜去營內張掛曉諭欽此已經出榜于各營張掛曉諭欽遵外今給事中翟瓚奏要查照前例出榜曉諭以憑改正遵守合無本部再行申明行移各營內

外提督等官一體欽遵仍要嚴督各坐營把總等官但有役占者通行改正遵守舊例若有仍蹈前轍者聽㸃軍科道官訪出指實条究　疏入得旨提督官不必添設其餘准議

邊情疏 正德十一年　王瓊

臣近奉聖旨這進馬事情還著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欽此臣等仰窺聖意蓋以聖人不治邊庭懷柔遠人故令巡撫都御史隨宜查審驗放以示含宏但近該

巡撫都御史李瓚奏來巴爾斯已差實賓台等將進馬
徹爾等呌回只在三四日内要來作歹誠恐都御史李
瓚因見奉有欽依惟知幸免目前無事不與鎮守總兵
官公同計議查審明白徑自任意將巴爾斯所差人容
令進馬遂使朝廷節次降到㫖意明文皆為虚詞以後
邊人再不信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李瓚會同鎮守
總兵官計議除進馬邊人已回外若仍現在關外務要
遵照明㫖查審明白果係都督和坦等差來進馬以禮

犒勞驗放入關若係巴爾斯獨自差人進馬相機行事設法擒勦不可自示怯弱致生侵侮亦不可機謀疎漏誤墮賊計其各關口防禦事宜比常嚴加整飭以備不虞

疏入得旨是鎮巡官所奏邊情前後不一還行與他每照依㤗部裏節次議擬查審明白相機行事仍要加謹防禦毋得止圖自便不顧國體因而廢弛邊備責有所歸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四